目　录

抗战纪实

回顾五大队的抗战历程……汪进先　文祥　易鹏（1）

坚持黄冈的抗日斗争……文　祥（21）

汪巴河阻击战……邱正明（35）

马鞍山大捷……倪子衡等（38）

四进日寇据点的回忆……童志雄（42）

大埠街对敌斗争二三事……李一民　肖中维（46）

罪恶的汉奸　应得的下场

——智除汉奸乔金才……吴润芝　刘少元（52）

救亡斗争

抗日群团组织及抗日民主政府简介……文史科（58）

抗日救亡工作团……（58）

抗日民族先锋队……（60）

抗日民主青年救国会……（61）

抗日妇女救国会……（62）

抗日农民救国会……（63）

泉华山抗日汉流……（64）

抗日民主政府……（66）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启黄中学学生救亡宣传亲历记……卢哲明（68）

沦陷痛史

日寇在黄冈的罪行……文史科（75）
在家乡沦陷的日子里
——回忆日寇在团风地区的暴行……柯宇珩（84）
日寇三次血洗上巴河的惨状……张福初 张光初（90）
附录：
一、日寇盘踞黄冈的兵力……（94）
二、日寇在黄冈培植的伪组织……（94）
三、日寇侵占黄冈据点图……（96）

人物春秋

缅怀父亲徐会之……徐华南（97）
贯彻团结抗战精神的徐会之……徐世江（109）
我所知道的徐会之……卢明哲（116）
我的历程（连载一）……韩浚回忆韩笔人整理（120）
前辑补正……（189）
编后记……编者（190）
稿约……（191）

抗战纪实

回顾五大队的抗战历程

汪进先　文祥　易鹏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独立游击第五大队”，在抗日斗争中威震鄂东。它的前身是“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它是以红军便衣队员为骨干，由本乡本土的青年农民和学生为主体组成的。是第一支黄冈人民的抗日武装。这支队伍开始力量虽小，却代表着黄冈乃至鄂东人民真正的希望。刚成立时只有三十多人，十几条枪。但不到一月功夫，就发展到二百多人，一百多支枪，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黄冈人民的抗日烽火一经点燃，便迅猛地燃烧起来。回顾五大队光辉的抗战历程，仍然记忆犹新。

一

黄冈是老苏区之一，黄冈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在中国共产党创始时期，即在八斗湾、陈策楼建立了湖北农村最早的党组织。大革命失败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日，黄冈农民在凤龙山暴动，并在烽火山成立了鄂豫皖工农革命军第六军。在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运动中，革命狂飙漫

卷红旗，黄冈人民配合红四方面军，曾两度攻克新洲重镇。红军主力长征后，黄冈的党组织大部分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了，黄冈人民惨遭大屠杀。在白色恐怖下，在贾庙上、下铁冶始终保持了党的支部，它动员组织英雄的黄冈人民支援高敬亭同志领导的红二十八军，坚持了鄂豫皖边的三年（一九三四年十月至一九三七年十月）游击战争。在此期间，红二十八军与黄冈几个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共产党员漆先庭、刘天元、林少怀、周德顺等接上了党的关系，在黄冈又秘密恢复发展党的组织，萌燃火种。红二十八军的大便衣队帮助建立了分散活动的小便衣队，由漆少川、刘洪顺等同志领导，坚持了以黄冈贾庙的杜皮咀、上铁冶为中心的隐蔽的红色根据地。一九三七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时，黄冈农村只剩下几个有组织关系的老党员和六条半枪（一条长枪已锯掉枪托称“半条”），这就是抗战初期黄冈革命的本钱。不久，通过串连发展，成立了贾庙、下三区、麻城、浠水何家寨四个区委，由漆先庭、刘天元(其余名字记不准)等分别担任区委书记。随着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黄冈人民的革命斗争力量在民族革命战争中发展壮大起来。

一九三八年元月，中共湖北省委派刘西尧、张明、陈景文来县城黄州。二月间建立了黄冈中心县委，以各界抗敌后援会的“合法”统战名义，以黄冈中学（六中）为重点进行活动，秘密发展党的组织。首先发展六中学生段亚杰（即文祥）和中心小学教员樊毓明、胡定烈入党。接着六中很快建立了支部，有十几个党员，他们是：孙恒久(即易鹏)，涂剑欧、贺佑三、孙超、樊明甫等。不久，在团风启黄中学（由汉迁回）发展党组织，吸收孙砚田等入党。中心县委发动六中党员，联络县中心小学教师和团风启黄中学学生，组织“

抗日宣传队”、“抗日救亡工作团”，到黄州、但店、上巴河等地深入群众，组织在乡知识青年，宣传抗日，为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作了思想准备，打下了群众基础。

这年二月十日，黄冈红军游击根据地贾庙山区老党员漆先庭、林少怀、石坤山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短训，会见了董必武、郭述申和钱瑛同志，董必武同志指出，汉口不久将要沦陷，各地要成立队伍，坚持敌后抗战。当月，“八办”和临时省委派钱瑛同志带漆先庭同志到黄州与刘西尧接上了关系，使黄冈城乡两团火种汇合，实现党的统一领导，为黄冈地区建立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打下了组织基础。三月间，黄冈中心县委由县城开始第一次迁到老苏区贾庙孙家冲。这里峦重嶂叠，林密谷深，群众条件极好。以农村为依托发展党组织，把学生救亡运动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了，这对后来以农村为基地，独立自主地创建抗日武装，积极准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是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黄冈中心县委成立后，中共湖北省委常委鄂东特委副书记方静吉（即方毅）同志代表特委直接领导。一九三八年六月调来张体学同志，八月调来黄冈中心县委委员赵辛初、丁宇宸、蒋立、郭力等同志，他们为准备发动游击战争而来。在方毅同志的直接领导下，黄冈中心县委加快了建党和建军的步伐。这年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在黄冈佛过山脚下杨家庙孙家细屋，举行了对独立自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会议——中共黄冈中心县委扩大会议。刘西尧同志主持会议，鄂东特委副书记方毅同志讲了话。到会的有陈景文、漆先庭、刘天元、段亚杰（即文祥）、孙恒久（即易鹏）、漆少川、林少怀、张良卿、孙超、林冬英、林荷先、（有说孙砚田参加了会议）等，两天会议，开得生动活泼，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气腾腾。会议认为：武汉沦陷迫在眉睫，这里将成为敌后，必须紧急行动起来，全党抓武装，准备打游击；要动员党员带头当兵，要利用各种关系和社会力量进行“三筹”（筹枪、筹款、筹粮）。经过热烈讨论，同志们纷纷出谋献策，并决心做到“一带三”（一个党员至少要动员三个人当兵）。

二

中心县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党内党外普遍开展了准备工作。我们把红色便衣队留下的六条半枪从隐蔽地点取出来，几个在国民党乡公所里当兵的党员，从旧衙乡公所拖出了三条，从贾庙乡公所拖出了两条，接着又从总路咀乡公所拖出了七条，于是我们便有了一支三十多人（多数是党员），一、二十条枪的秘密武装。开始时集中在张家山，没有饭吃，附近的党员你一斗我一箩地凑粮送来，并募捐筹款，充作军用。九、十月间，日寇从东、南、北三面逼近武汉，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仅从黄梅，广济经黄冈一次就溃退下来几个军，接着圻春、浠水、黄州、新洲相继沦陷。黄冈党组织立即发动党员带领群众，到公路上、草丛里收拾溃军丢下的枪枝，从溃兵手上买或用饭、便衣换枪弹。遇到愿意抗日的散兵，就连人带枪动员吸收过来。一天，逃散川军的一名军长的卫士，四川小伙子赵检，挂着两架快慢机，歇在贾庙乡的一个村子里，区委得知后把赵检请来，他要求抗战，我们吸收他参加了抗日队伍。这样一来，刚刚拉起的这支队伍，很快搞到了七、八十条枪，发展到一百多人。于是，我们在十月二十四日（黄州城沦陷后的次日），打出了“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的旗号，公开“招兵买马”。这时队长张体学、副队长王宁宸，指导员段亚杰（即文祥）。

我们这支队伍，在大崎山一带公开活动起来。在上巴河、淋山河至新洲公路沿线，到处都刷有我们“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署名的标语口号：

“全民动员起来，参军入伍，一致抗日！”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

“抗击日寇，保乡卫国！”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油印的《告黄冈父老同胞书》也贴满集镇和村头的墙上。挺进队所到之处，群众扶老携幼赶来欢迎，有的还把自己的子弟送来参军，把各人零星捡来的枪支弹药背来入伍，特别是老根据地的党员和群众，掀起了参军抗日的热潮。

十一月初，挺进队开到李家山，开了一个星期会，进行学习、整训，并且一下子发展到二百多人。可是，人多枪少，大家多么想枪啊！正好有一天，黄冈二区党组织给中心县委送来了一个情报：国民党军队从淋山河撤退时，把大批崭新的步枪，成箱的子弹扔在上嘉鱼庙仓库里，没来得及运走。鬼子就进了淋山河。中心县委马上决定，中国的枪不能落入敌手，由二区区委连夜动员党组织带领二百多群众，赶到嘉鱼庙，从仓库里挑出三百多条崭新的九九式和捷克式步枪，五十余箱子弹，向挺进队送来。当时各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纷纷向挺进队送枪，一次挺进队一部进驻滚子河，群众向我送枪走到薛家坳，突然被保安八团拦住，逼迫群众把枪交给他们，群众哪里肯答应？不顾危险硬把五十多支枪送给我们部队。有了枪支，部队便抓军事训练。队副丁宇宸同志，原是做兵运工作的地下党员，军事上有一套，因此，组织上决定由他负责抓军事训练。他在训练中十分注重实战教育，严格要求，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同志们非常尊敬他。

一九三八年十月，浠水县委书记张明，从中心县委领去五条步枪，五箱子弹，成立了第四中队，仅仅个把月就在上巴河一带搜捡溃兵枪支百余，部队发展到一百四十余人。十二月份，第四中队开到李家山，与挺进队合并，一齐深入敌后打游击。这时挺进队已发展到拥有四百多人枪，具有一定战斗力的部队。方毅同志曾率领一个中队，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袭扰淋山河日寇据点，打响了黄冈沦陷后抗日第一枪，还到浠水城附近打了汉奸"陈鸭子客"。挺进队初显军威。

三

一九三八年底，抗战已转入相持阶段。国民党第五战区第二十一集团军留守大别山一带。当时，鄂东各县城，长江和公路沿线，敌寇据点林立。驻扎在李家山的我挺进队已发展到拥有四个中队的（每中队一百多人）兵力。我们一面抓紧训练，一面分头游击，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可是，我们的游击范围，却受到国民党湖北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鄂东游击总指挥程汝怀的限制，只在贾庙、淋山河、新集、道观河一带，其余地区被程汝怀的"游而不击"的游杂部队控制。他们蓄意与我们搞"磨擦"，总想吃掉我们。为了利用第五战区与程汝怀之间的矛盾，争取"合法"存在，解决给养问题，更好地打击日寇，中共鄂豫皖边区党委派方毅同志，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主动与二十一集团军（广西部队、桂系、属五战区，总司令廖磊）谈判多次，确定在保持我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和抗日行动独立自主的原则下，改编挺进队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独立游击第五大队"。谈判时，为了在番号上争得"独立"二字，还颇费了一番口舌和周折。改编时，我们的队伍已达七百多人枪，下设四个中队和队部

机关。张体学、丁宇宸分别担任正、副大队长，段亚杰（即文祥）任政治处主任，孙侠夫任副官处长，郭力（即姚渠）任供给处长。大本营设在国民党划的防区麻城的夏家山和黄冈的芦山坳。接着，于是年底，党组织又从延安抗大派来了汪进先同志（红安县人），担任大队副，充实军事领导力量。

改编后不久，五大队很快发展到十一个中队，一千三百余人。对外是一个大队，对内是一个团的建制。为了加强对党、政、军的统一领导，更好地开展游击战斗和建立根据地，我们根据上级指示，成立了军政委员会，由方毅同志任书记，刘西尧同志任副书记，张体学同志为委员。

五大队除正规编制的七个中队外，其余中队是隐蔽的，称为自卫中队。当时自卫一中队在一区迴龙山一带活动；自卫二中队在四区旧街一带活动；自卫三中队在二区鹅公包一带活动；自卫四中队在浠水活动。除此之外，还建立了通迅连、特务连、宣传队等。大队部下设有三个处：参谋处、副官处、政治处等。

程汝怀为了限制五大队的发展，耍了一次编造名册，当面“点验”的花招。一九三九年春节前两天，程汝怀以专员兼总指挥的身份，带了几个参谋和卫士，来到芦山坳进行所谓检阅，实际上是清点人数。“点验”时，一、二、三中队，机炮中队及大队部人员集中在这里，其他的中队隐蔽起来了。记得稻田中央摆着两张桌子，作为临时讲台。队伍站好了，程上台讲话，他开口一个“要服从命令”，闭口一个“要统一指挥”，只字不提打日本鬼子。大家听得不耐烦了，只见张大队长走到台前，挥臂高呼：

“拥护团结抗日！”，“服从抗日命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投降派！”，“抗战到底！”。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大队长喊一句，台下雷鸣般应一句，此起彼落，群情振奋。程汝怀顿时语塞词短，草草结束了他的讲话。接着张体学同志走上讲台，慷慨激昂地讲话，他说："五大队是人民的抗日队伍，一定要英勇杀敌，为民立功！欢迎程总指挥出兵抗日，合作对敌！要求按时发给五大队军饷，使抗日战士有饭吃……"。

台下报以热烈的掌声。这一场面出乎程的意外，使他显得狼狈不堪。结果几个参谋草草点了名，跟程一起溜走了。

五大队改编点验之后，程汝怀只发了一次军饷就再也不发了。许多同志对戴国民党军帽想不通，特别是老根据地被国民党害得家破人亡的党员和群众，经过一番耐心的说服教育，大家的思想才转过弯来。同志们说："五大队的帽子是灰的，心是红的，打鬼子是独立自主的！"

四

独立游击队第五大队，在对敌战斗中不断壮大，树立了军威，给予日寇以巨大的威胁和沉重的打击。

一九三九年元月，日寇集结在汉麻和柳界两公路沿线各据点的兵力数千人，分三路"扫荡"黄冈大崎山区：一路是驻新洲的敌寇，由柳林、旧街进犯狮鼻口、贾庙、铁冶；一路由新集，道观河进犯牛马岭。这两线都是保安八团的防区。另一路敌人由汉奸李旭东带路，从麻城宋埠、三屋湾、柳子港、经潘圹、徐古，向傅兴湾、夫子河、沙河一带，疯狂扫荡我抗日游击五大队防区。我军在张体学、丁宇宸同志的指挥下，一面支援保八团，一面在糍粑垴、象棋山和沙河以东、蔡家河东北一带山地中抗击敌人。战斗打响后，周围群众扛着土枪土炮，大刀长矛，分散在各个山头上，密林里，"啊嗬"震

天，呐喊助威。敌人向我军正面进攻，群众便在侧面、后面打“啊嗬”，放土枪土炮。打了一整天，敌人晕头转向，不知所措。与此同时，我们还派出一个游击分队，插入新洲、柳子港，袭击敌据点。傍晚，敌人撤退，我军跟踪追击，直到潘圹附近，击毙敌寇后尾部队十余人。敌人这次“扫荡”被彻底粉碎了，并镇压了带领日寇进山“扫荡”的汉奸李旭东，逮捕了新洲维持会长梅七胡子（梅书山），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接着，我人民抗日队伍，不断派出部队深入敌后游击，主动出击敌人。如火烧巴铺大桥，截断敌交通线；袭击方高坪、宋埠、中馆驿军敌据点；在公路上伏击来往敌军，一次埋地雷炸死炸伤鬼子七名。我游击队神出鬼没，闹得敌人胆颤心惊，日夜不安。凶暴的日寇，又从淋山河、宋家墙、方高坪、团风等据点匆忙拼凑几百人，向我薛家坳、滚子河等阵地作报复性“扫荡”。我们以两个中队抢上制高点，坚决予以反击，打退敌人数次进攻。在杀伤敌人后，主动转移，使敌人“扫荡”落空。

一九三九年二月，我军又一举攻克了敌据点宋墙。

宋墙村在黄冈富庶地区，位于从武汉到团风的公路干线上。村边的制高点小山上的庙里，驻扎着日寇一个小队，守卫这段公路上一座大桥。山脚四周是水壕，有五、六尺宽，一丈多深，岸上又围着铁丝网，进出必须通过吊桥。

五大队三营营长兼二区区委书记漆少川同志，根据张大队长要打巧仗的指示，带两个便衣队员摸到宋墙附近的董家塆，召集那里的地下党支委研究打法。支书汪鲁山推荐一个会挖窟窿的人来献策。

第二天，漆少川同志派人到宋墙村里，把维持会长邵伯

顺叫出来，这家伙狡猾得象狐狸，是与敌、顽、我三方面都拉关系的三面派，绰号叫“三国洋人”，他一见漆营长点头躬腰。漆营长把两个便衣队员和那个会挖窟窿的人交给他，要他带进敌据点去侦察一下。

当天，三人侦察回来，会挖窟窿的人一见漆营长，把胸脯一拍，说道：“我把你们两个弟兄带进去，杀不了鬼子杀我的头！”于是，他把他的办法如此这般一说，漆营长觉得可以，就照他的办。

漆营长带一个排，天黑时来到宋墙，摆在一个山包上担任掩护。深夜，月色朦胧．一片寂静。那个会挖窟窿的带着两捆集束的手榴弹，走在前面，战士李义和等二人背着四床棉被，一人握一支冲锋枪，紧跟在后。三人摸到宋家墙水壕外面，将四床棉被摞着往水壕里一铺，悄悄地都踩过去了。他们再把棉被提起，往铁丝网上一搭．便顺利地跨了进去。三人摸到庙后头，从一个洞里爬进去，透过窗缝一看．全部鬼子都围着一张桌子呜哩哇啦地分钱。两捆手榴弹同时都拉开了导火索，扔了进去，一声巨响，十二个鬼子被炸死了十一个，只跑了一个哨兵，我们缴获机枪一挺，掷弹筒一个，步枪八支，短枪一支。

拔掉了宋墙敌据点后，我一中队又收复了另一敌据点方高坪。这不仅冲开了敌人军事封锁线缺口，为我开辟由山区通向举水两岸，张渡湖周围以及沿江地带的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也开辟了税收来源，扩大了我军物资给养基地。

三月份，我军一部深入到冈麻敌据点周围，展开游击活动，袭扰敌人。从此以后，我们控制了黄冈一、二、三、四区，以及麻城四区和白果以南，汉麻路以东的广大农村，后来这些地区逐步成为连片的游击根据地。四月份，刘西尧

同志接任军政委员会书记。不久，党组织先后派来了吴林焕（任大队参谋长）、熊桐柏（从六大队调来）等同志，加强了军事领导。为了向西发展，向敌后发展，向六大队靠拢，五大队一个中队在大队副汪进先同志率领下，深入黄陂孝感敌后，以六大队为主，两支兄弟部队配合作战，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五月间，我们消灭了与我为敌的驻黄陂察店伪八军李汉鹏的军部；七月间，击溃伪二十五师赵光荣部；不久，在东阳岗沉重打击了伪二十一师杨希超部。几次战斗，共歼灭伪军二千余人，其中生俘伪旅长以下三百余人，缴获轻重机枪二十四挺，炮三门，掷弹筒八个，步枪三百五十余支，子弹五万余发，一扫恐日气氛，打击了敌寇凶焰，使自己的军威震鄂东。

五

一九三九年夏季，五大队开展了练兵运动，并分别办了教导队，医护训练班，既学政治、军事，也学技术、文化，部队建立起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每个中队都配备指导员，营配备教导员。

这时五大队防地从浠水的何家寨，黄冈的迴龙山、鹅公包、龙王山、芦山坳，麻城的夏家山、徐古，到黄（安）麻（城）交界处，绵延一、二百里。大本营先在芦山坳，一九三九年元月大崎山反"扫荡"战斗以后，迁驻夏家山。这里的侧前方是土顽保八团和黄汝庭游击队，后面是桂军一七二师，前方是敌据点及其水陆交通线网，名副其实地处于敌伪顽夹缝之中，驻扎在这里是不适宜的。但五大队还是落地生根、发展壮大了。这是因为它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抗战，越打越出名，是真正的抗日部队，因而深受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

和热烈拥护。

五大队壮大了，国民党不发给我们军饷，不发一枪一弹，企图迫使我们弹尽粮绝，自行解散。但是，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广大人民群众作后盾，全体指战员为了抗战，甘愿忍受物质匮乏的困难，艰苦奋斗，以苦为乐，坚持斗争。冬天来了，部队没有棉衣，黄冈四区党组织和群众，从黄林树国民党丢弃的军需库中，取出四百多套伤病员衣服，送到五大队。后来丁大队副率一中队到林头畈开展工作时，在群众的协助下，他们在四六沟打了一帮汉奸货船，缴获棉布二十万匹。于是在夏家山建立了被服厂，供应全大队被服绰绰有余，连地方工作同志的冬衣问题也解决了。那时我们五大队全体指战员换上了一色的军装、帽子、绑腿、背包，戎装齐整，并检阅了一次，可威武哩！

我们的财政收入，当时主要靠征收很轻的工商税和抗日乐捐，以及没收一些大汉奸的财产，充作抗日经费。军粮等军需物品主要靠地方党组织和群众募集。他们不避艰险，千方百计为五大队筹粮筹款，搞枪枝弹药、医药器械，常常是勇敢地突破险阻，硬把军需品送到五大队。

一九三九年春节前夕，成群结队的群众，挑着鲜鱼、腊肉、鸡蛋、糍粑、豆皮等慰问品来慰问五大队。当他们路过保八团驻地金鸡坳、胡家坳时，保八团以为是慰问他们的，正高兴地张罗着接受礼物，群众说："这是送给抗日有功的五大队的！"说罢挑着担子就走，气得保八团那些当官的吹胡子瞪眼，有的恼羞成怒，当即以要扣押群众相威胁。但这无济于事，群众爱憎分明，哪肯慰问不抗日、害人民的国民党土顽呢？

当时，地方上有位读过老书的文人，对掌握鄂东军政大

权的程汝怀、王啸风消极抗日的行为极为不满，特巧妙地作了一副对联，进行讽刺和揭露。

上联是，“王氏本无能，啸聚山林，风声鹤唳，日寇未来先丧胆。”

下联是，“程度果合格，汝图富贵，怀安旦夕，人民虽死不关心。”

对联冷嘲热讽，立场鲜明，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顽固派的强烈不满，勾画出了湖北省保八团团长兼十八纵队司令王啸风与湖北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鄂东游击总指挥程汝怀的丑恶嘴脸。

六

自一九三九年三月国民党内部秘密颁发“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以后，限共、溶共、反共之声甚嚣尘上。程汝怀这个老牌反共专家，一向视五大队为眼中之钉，必欲拔之而后快。五月，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给所属乡镇发下了七条密令，大意谓：“严令各乡镇长督视八路军、新四军行动，并报省府以便防止；新四军借抗战之名，组织边区，殊堪痛心；发现新四军在地方组织群众，扩大部队，呈报省府即派军队解决；各乡镇公所机关，如有共产党员，一律驱出；不准新四军打汉奸，如发现者，呈报省府，定以武力制止；新四军人员在各乡镇活动，即使带公文符号者，也一律捕获，处以死刑。”

这份密令已充分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的狰狞面目。我们截获这份密令后，认为鄂东顽固派也迟早会要对我们下毒手的。

果然，六月份程汝怀所属之十二个大队，围攻我黄梅县游击第八大队，惨杀抗日人民，血洗黄梅。一次汪进先同志

率部夜袭汉(口)麻(城)公路上柳子巷日遥据点归来，在周铁河休息时，到十八纵队司令部会见王啸风交换情报，险遭扣押。又一次，张体学和汪进先同志率领通讯排和手枪队，从徐古回蔡家垅（夫子河背后）驻地，路经夫子河时，被驻街南头的县自卫队黄汝庭部所拦阻，百般刁难，不让通行，鬼鬼祟祟想下毒手。当时我全体在场战士拔出枪来，严阵以待，我驻地部队也闻讯赶来，黄汝庭见势不妙，才仓惶撤兵。鄂豫皖区党委为五大队修好一部电台，从金寨运回夏家山途中，在罗田滕家堡，竟被国民党第二十一集团军张淦部扣留，他们还先后扣留我往返立煌的工作人员四十六人，切断了我五大队与上级的联系。

五大队严密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揭露顽固派的种种阴谋诡计，号召军民提高警惕，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严正立场。

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大队部在夏家山驻地召开了盛大的军民庆祝大会，使反磨擦教育达到了高潮。我们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还请了一贯反共的保八团团长王啸风赴会讲话。在大会上，他口口声声叫嚷什么“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他讲完后，刘西尧同志也讲了话，和他针锋相对，一再强调“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晚上举行了火炬游行和联欢晚会，五大队宣传队演出了自己编排的精彩节目，抗战歌声入云，正义呼声冲天，痛斥了反动派的倒行逆施。那天，大队长张体学还亲自登台演出话报剧，他扮演一只威武的老虎，在台上怒吼高唱：

“顽固分子想一想呀，
老虎头上莫搔痒呀！

顽固分子要记牢呀！
老虎嘴上莫拔毛呀！
……"

张体学同志表演得维妙维肖，风趣横生，深受观众欢迎。

七

事态在发展，空气愈来愈紧张。五战区桂军和程汝怀从八月中旬开始，即以全线出击新洲等地日寇为名，调集十倍于我的兵力，向芦山坳、夏家山等我军驻地逼近，已形成重重包围之势。八月下旬，原驻（黄）冈浠（水）的十七纵队王丹侯部，以接防为名，已向黄土岭集结；十六纵队李九皋部，以出击汉麻公路为名，已由黄（安）麻（城）边东移；盘踞于金鸡坳、牛马岭、周铁河、大崎山一带的十八纵队王啸风部，已占领进驻我芦山坳南之裴家山后的制高点，隔断了我五大队指挥部与驻龙王山、迴龙山两个中队的联系；驻尹家山的县自卫队黄汝庭部，已调驻夫子河附近，监视我军行动，扼住我军出夫子河到冈麻边的要道，切断了大队部与大队副汪进先带领的驻夫子河一带三个中队的联系。这样，便将五大队截成三段，形成分割包围。

八月二十五日，五战区和程汝怀一面"命令"我五大队开往宋（埠）歧（亭）公路一线，出击汉麻线上的三店、柳子港、三屋湾等日寇据点，一面调桂军一七二师程树芬部两个团伸到夏家山东北、西北一线，扬言要来夏家山接防，压我退出夏家山根据地。桂顽与土顽进一步对我形成前后夹击态势，妄图逼我五大队就范。这是他们的一个"撒手锏"：如我奉命出击，对我即会造成日寇攻其前，顽军袭其后，将我一网打尽；如我按兵不动，则会加我以"不听调遣、违抗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